

蘇州雲巖寺塔

劉敦楨

本刊今年第三期發表的吳雨蒼先生所寫「蘇州虎丘山雲巖寺塔」一文，經廈門大學韓國磐先生指出其中有些尚須商榷之處，如「唐避太宗李虎諱名」就是一個明顯的錯誤。另外該文也還有少數地方介紹得不夠明確的。現在我們特請劉敦楨先生撰寫了這篇專文。劉先生是古建築專家，並親自參加了這次雲巖寺塔的勘察工作，本文對塔的建築方面介紹甚詳，是研究蘇州雲巖寺塔的重要資料。——編者

塔的建造年代

雲巖寺塔八角七層，磚造，因位於虎丘山上，一般稱為虎丘塔。它的建造年代，最容易和隋仁壽舍利塔混為一談，但楊堅（文帝）建塔詔書，與楊雄等慶舍利感應表，以及後來幽州憫忠寺重藏舍利記，很明白地告訴我們，仁壽元年所建舍利塔三十處，全是「有司造樣送往當州」的木塔。按照當時木塔式樣，塔的平面應是方形，和現在雲巖寺塔根本不合。據現存遺蹟，盛唐以前還沒有八角塔。盛唐以後到五代初年，也只有兩個單簷八角塔，就是河南登封縣會善寺天寶五年（公元七四六年）建造的淨藏禪師塔，和山東歷城縣唐末建造的九塔寺塔。因此我們可以說，隋仁壽間在虎丘建塔，文獻上雖確鑿有據，但決不是現在的雲巖寺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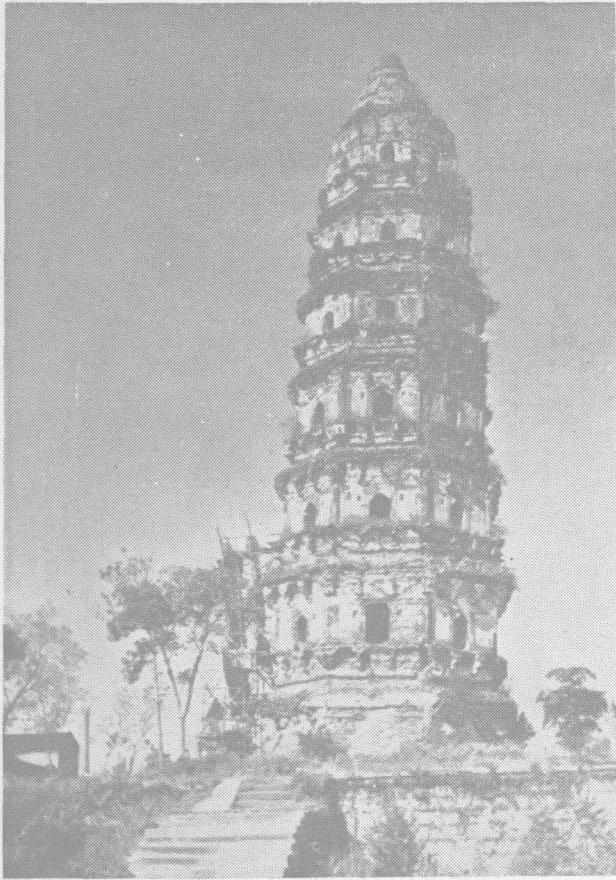
唐代此寺在山下劍池附近，因避李虎（太祖）的諱稱武邱報恩寺。唐末會昌五年毀佛後，寺遷至山上，到北宋至道間才改名雲巖。一九三六年我調查此塔，以會昌毀佛前報恩寺不在山上，與此塔採用八角多層木塔式樣，疑心它建於五代北宋間，可是文獻方面一直沒有找到確實證據。去年秋天蘇南文管會擬修理此塔，發現塔上的磚有「武丘山」「彌陀塔」「己未建造」數種文字，於是過去認為不能解決的問題，現在却有了一線曙光。不過五代時蘇州屬錢鏐的版圖，錢氏仍避唐諱，故武丘山三字到五代末年還在使用。因此啓示我們，此塔因毀佛與遷寺種種原因，不可能建於會昌五年以

前，也不可能建於錢弘俶降服北宋以後。在此期間，只有唐李傑（昭宗）光化二年（公元八九九年）和錢弘俶十三年（即周顯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兩個已未。我們可以從當時社會環境和塔的式樣結構，來研究那個己未比較適當。

唐末黃巢起義後，大小軍閥乘機割據，錢鏐即其中之一。鏐據杭越兩鎮，包括今浙江與江蘇的東南部，但舊五代史楊行密傳和新五代史吳越二世家，載唐李儼（禧宗）光啓三年（公元八八七年）六合鎮將徐約會一度攻取蘇州，其後李傑龍紀元年（公元八八九年）楊行密又奪蘇常潤等州，到光化元年（公元八九八年）蘇州才復爲鏐所有。在這十餘年內，鏐南與董昌交攻，西與田頌爭浙西，北與楊行密混戰於蘇常一帶，尤其是光化二年己未，鏐收復蘇州不過一年，有無足夠的財力營建此塔，實是一個疑問。天復三年（公元九〇三年）鏐將許再思叛，引田頌圍杭州，危而復安，自此以後，戰爭漸稀，史稱鏐廣城郭，起台榭，疑指天復以後二十年而言。鏐死後，他的兒子元瓘更好營建，元瓘子弘俶會鑄舍利塔八萬四千具，而現存保俶靈隱諸塔幢，烟霞石屋龍泓諸洞石刻，以及一九一九年倒塌的雷峯塔，都建於五代中葉以後至北宋初年，可見錢氏祖孫先營宮室，供享樂，然後提倡宗教，麻痺人民，藉以鞏固政權，正是一般封建統治階級的常態。如謂雲巖寺塔建於戎馬倥傯的光化二年，則與政治經濟環境不相吻合，恐非事實所應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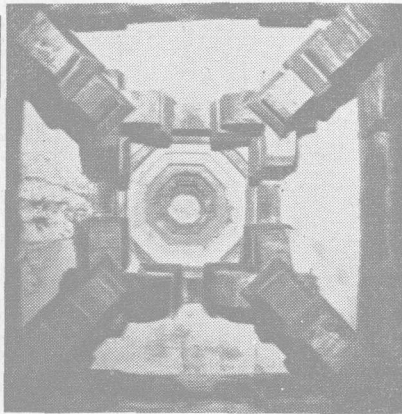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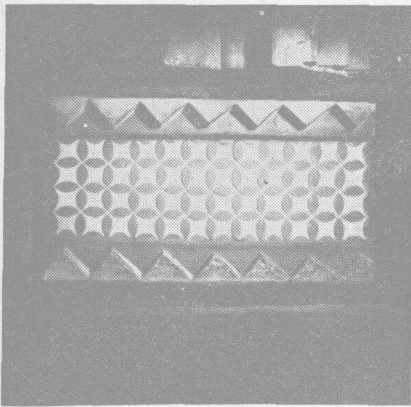
其次，就塔的形制來說，從北魏到五代中葉，雖有不少木塔式樣的多層磚石塔，可是各層腰簷上都沒有平坐，如日本盜去的北魏天安元年（公元四六六年）千佛塔，與雲岡石窟內的支提塔，唐西安大雁塔，玄奘法師塔，洛陽孫八娘墓塔，五代吳延爽等開鑿的杭州烟霞洞石塔等，莫不如此。但日本奈良時期的藥師寺東塔係三層木塔，腰簷上都有斗拱平坐勾欄。這塔式樣無疑地是由中國傳去的，由此可證唐代多簷磚石塔並非一步一趨地模仿多層木塔的式樣。可是五代中葉以後，出現兩種比較道地的木塔式樣的多層磚石塔，把北魏以來傳統作風，推進一步。第一種是杭州雷峯塔和保俶塔，在磚造的塔身外面，再加木構腰簷數層。第二種塔身腰簷平坐勾欄等全部用磚造或石造，可以錢氏末期建造的杭州靈隱寺雙石塔，和周顯德元年（公元九五四年）建造的開封國相寺繁塔，北宋乾德間（公元九六三年至九六七年）建造的開封祐國寺鐵塔，作爲代表作品。在式樣上，雲巖寺塔屬於第二種類型，而外簷斗拱用磚木混合結構，又表示與第一種塔具有相當關係，所以無論從結構或外觀來說，它應是這時期的產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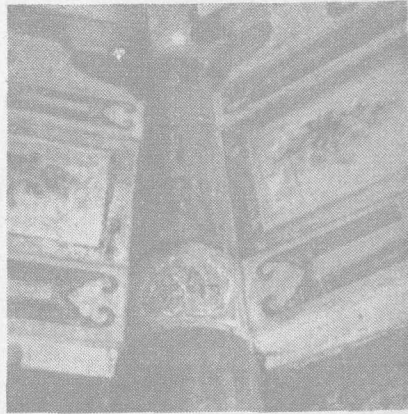
以上各種推測假使沒有錯誤，則雲巖寺塔應建於錢弘俶十三年己未，也就是五代最末一年，而全部完成可能在北宋初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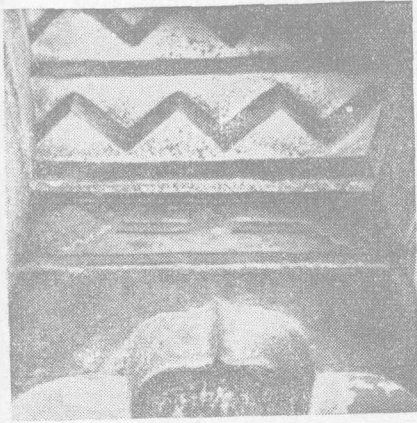
上 雲巖寺塔東面外觀

下右 第一層塔心方室的藻井
下左 第一層塔心走道的天花





第二層迴柱廊的枋斗拱及裝飾



第五層外壁走道上部裝飾



第四層外壁走道上部裝飾



第六層迴廊的寫生花

塔的修理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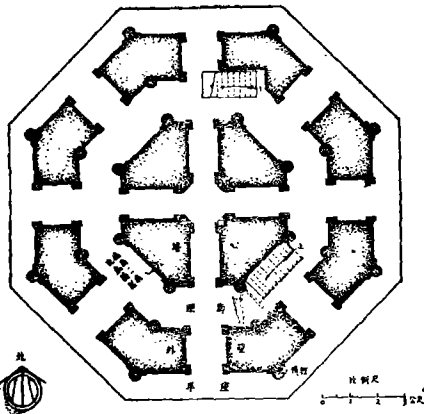
此塔修理紀錄殘缺不全，如南宋建炎間金兀朮蹂躪平江，可能受到若干損失，但文獻上無隻字記載，真相不明。其後經元至正和明永樂正統數次重修，到明末崇禎間又改建第七層。關於改建這件事，去年十月我應蘇南文管會的邀約調查此塔，見塔身已向西北偏斜，按理第七層地位最高，應當偏斜最厲害，但事實上它僅微微傾側，而此層位置略偏於東南，所用的磚比其他六層稍大，磚面上併有福祿壽三字，與塔東側已毀壞的明崇禎十一年所建大殿的磚完全一樣。因為這些原因，我推想此塔在明末以前，已向西北傾斜。崇禎間因在塔的東西二面營建殿堂，為安全起見，將第七層移向東南少許，藉以改變重心，糾正塔的偏斜。不過第七層既然重建，當時應是垂直狀態，現在却略呈偏斜，可見最近三百年內，塔身仍繼續向西北走動。乾隆間在寺西南一帶建造行宮，此塔可能又修理一次。咸豐十年全寺被焚，淪為廢墟，到清末才恢復一部分。此塔從那時起逐漸頹毀，未加修治，以致成為今日岌岌可危的情狀。

塔的概狀

平面 雲巖寺塔平面八角形，由外壁迴廊與塔心三部分組合而成。外壁每面各闢一門。門內有走道一段，導至內部迴廊。廊以內即是塔心。其次，在塔心的東西南北四面各設一門，復經走道一段，進至塔中央的方形小室，不過第二第七兩層，此室平面改為八角形。就整個平面來說，北宋以前還未發現塔心與外壁分開的例子，不過全國的塔尚未調查完畢，不能說這種方法就是雲巖寺塔所創始的。

登臨用的木梯原設在迴廊內，但現在都已毀壞。據殘存痕迹，知各層扶梯並非逐層掉換，其位置如次。

- 層 數
- 第一層至第二層 扶梯位置
- 西北面至北面 扶梯井位置
- 第二層北面



蘇州虎丘雲巖寺塔
二層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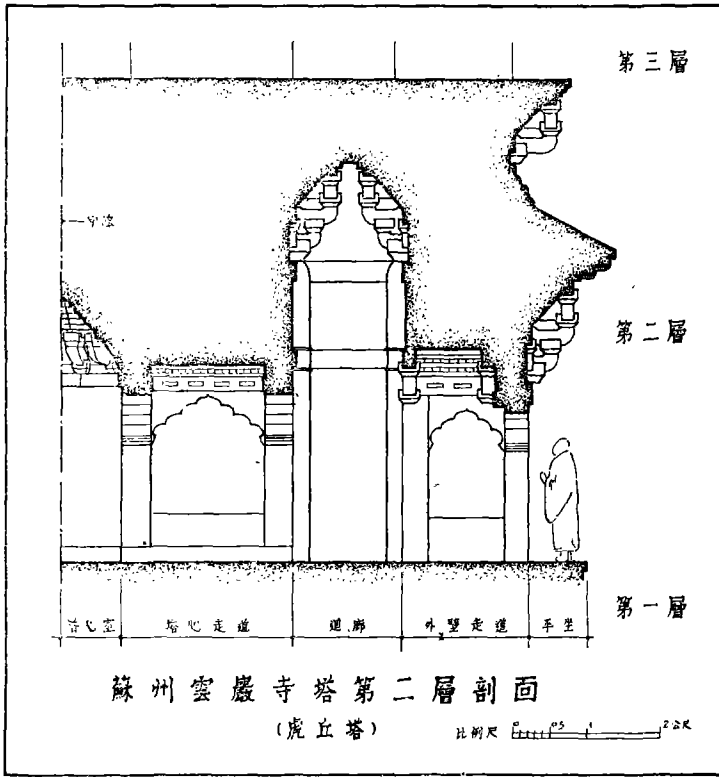
第二層至第三層	東南面至南面	第三層南面
第三層至第四層	東北面至東面	第四層東面
第四層至第五層	西北面至北面	第五層北面
第五層至第六層	西北面至西面	第六層西面
第六層至第七層	東北面至北面	第七層北面

外觀 此塔上部的剝已經倒塌，原來高度無法知道，就現存塔造部分言，它的總高約為第一層直徑的三倍半，全體比例尚為肥瘦適度。可是各層高度不是有規律地減低，而第六層反比第五層高二十公分，最為奇特。不過塔直徑却逐層向內收進，塔的輪廓仍成微微蹶出的曲綫。塔身外部在各層轉角處砌有圓倚柱，每面又以標柱分為三間，完全模仿木塔形狀。中央一間設門，上部做成壺門式樣。左右二間原都隱起直櫺窗，但被後代塗抹石灰，已非原狀。倚柱上端隱起闌額一層，無普拍枋。其上以斗拱承托腰簷。再上為平坐，仍施斗拱，不過平坐上原有欄干繫繞，現已遺失。

第一層腰簷下的斗拱用五鋪作雙抄，偷心造，除轉角鋪作外，每面又置補間鋪作二朵。前者用石製的圓櫺斗，後者多為方形磚製櫺斗，角上刻有海棠紋，但也有少數圓角的。華拱出跳比例較一般稍短，有拱身較高，故斗拱的總高超過柱高二分之一，外觀異常雄健。拱端用三瓣卷殺，並在拱內摻雜木骨，補助它的應張力。正心縫只用單拱素枋，其上為向上斜出的遮椽版，表面隱起寫生花，但據剝落處所示，知原來遮椽版之下，用磚隱起支條，塗以紅色，寫生花乃後代重修時所塑的。再上，在令拱和椽簷枋上面，僅用版簷磚與菱角牙子各二層，證以當地雙塔寺宋太平興國七年（公元九八二年）所建雙塔，則腰簷挑出長度不應如此短促，當是年久殘破，或迭經修理，已非原來形狀。屋角是否反翹，亦不明瞭。

以上是第一層腰簷斗拱的結構概況，從第二層到第四層腰簷下的斗拱，雖和第一層一樣，可是第五第六兩層減為四鋪作單抄。第七層斗拱已不存在，據壁面上留下的空洞，顯然表示不是磚製而是木構。

各層平坐仍用磚砌成倚柱闌額與普拍枋。其上斗拱，依一般常例，應較下部腰簷減一跳，可是此塔第二層平坐仍用五鋪作雙抄，乃不常見的例子。從第三層到第六層改為四鋪作單抄，每面補間鋪作依然用二朵，唯第七層減為一朵。平坐表面的磚已大部分凋毀，僅存轉角處石條，知原來挑出頗長。



蘇州雲巖寺塔第二層剖面

(虎丘塔)

比例尺 1:200

內部結構：此塔內部在外壁的走道兩側，隱起壺門。走道上面，以斗拱承托疊澁和菱角牙子構成的長方形天花，但第四層起，因為高度減低，未用斗拱。

迴廊兩側，在轉角處都砌有圓倚柱，並在靠外壁一面，用標柱劃分為三間，可是靠塔心一面，僅在門的兩側用標柱，其餘四面都省去。前述圓倚柱之間，在壁面上隱起額枋二層：下層位於門上，上層則與倚柱上端相交。除倚柱上施轉角鋪作外，又在上層額枋的中點又置補間鋪作一朵，其上施平素枋，承托廊頂的疊澁和菱角牙子等等。不過從第三層起，塔身漸小，靠塔心一面因地位不夠，未用補間鋪作。

迴廊的斗拱結構，第一、二層用五鋪作雙抄，偷心造。第三第四兩層改為四鋪作單抄，而第三層跳頭上置連珠斗，尙屬初見，可說在宋營造法式上昂制度以外，增加一個新例。第五層只在正心縫上用重栱素枋，第六層易為單栱素枋，都未出跳。第七層經明末改建，雖在轉角倚柱上出拱一跳，但形制比例和下部諸層迥然不同，足證第一層至第六層斗拱應是五代舊物。

塔心內的走道，與前述外壁走道同一結

構，只是天花下未用斗拱。

塔心小室的頂部結構頗富於變化。自第一層至第三層用斗拱承托疊澁構成的藻井，不過藻井平面隨室的平面而異，就是第一第三兩層爲方形，第二層爲八角形。第四層至第六層雖是方形，但第四層於斗拱上覆以木板，第五第六兩層空無所有，疑是木板年久毀壞。第七層用磚造的尖形穹窿，係明末所建。

毀壞情形 此塔毀壞情形十分嚴重，據初步了解，可能有下列幾種原因。

外在原因，可分爲地質與氣候二項。地質方面，此塔建在虎丘山的西北角上，據探掘結果，它的基礎頗淺，並且直接建在粘土層上，可是西北二面地勢偏促，山的坡度相當陡峻，可能因基床泥土走動，引起塔的傾斜。氣候方面，由咸豐十年此寺被焚到現在已九十多年，此塔未曾修理一次，致塔頂與各層腰簷受氣候剝蝕相當厲害，尤以塔上原來安設剎柱的地點，因剎柱腐爛，變成一大空洞，雨雪由此下灌，使塔內各部分受到很大影響。

內在原因，由於塔的結構具有許多嚴重缺點。第一，此塔基礎由上下二部分組合而成。下層從地平綫往下鋪一·七·五公尺厚的碎石層，如與整個塔身比較，顯然太淺。上層竟利用台基部分做○·七公尺厚碎磚黃泥三合土，據肉眼觀察，三合土內似未摻拌石灰，硬度不大，而且位於地平綫以上，很不妥當。第二，外壁與塔心下部未曾放寬，便直接砌於碎磚三合土之上，致重量分布不廣，可引起不平均下沉。第三，外壁與塔心下部，以及外壁與外壁下部，均成獨立狀態，沒有任何聯繫。第四，外壁的門和走道太多，而各層的門走道迴廊等，不但上下重疊，其上部都用疊澁做成，是結構上很大缺點。第五，砌磚的泥漿內幾乎沒有石灰，影響塔的強度。第六，各層扶梯井的位置，東南西三面各一處，而北面增爲三處，分布很不均勻。

就現狀言，此塔向西北的偏斜度雖未達到失去重心程度，可是：(一)它的西北面外壁已沉陷尺餘，而東南面沉陷較少，表示係不平均下沉。(二)由於不平均下沉，各層迴廊的地面發生裂縫，高低不平，也就是外壁與塔心業已分裂。

(三)塔身除傾斜外，中部數層併向西北彎曲。(四)各層外壁壺門上發生不少裂縫，尤以西面的門，自下往上。有貫通裂縫，最爲嚴重。(五)第七層外壁的轉角處有長裂縫數處，致一部分外壁成孤立狀態，而北側外壁已倒毀一段。所有這些現象，表示此塔已接近崩潰階段，如不設法搶修，恐有倒塌危險。

內部裝飾

如前所述，此塔模仿木塔式樣，在內部壁面平頂等處，隱起柱枋斗拱天花藻井等等，可是埤面上不能採用和木建築同樣的裝飾彩畫，於是以石灰粉出各種花紋，並用紅白黑三色做成簡單明快的刷飾。無疑地這是一種卓越的創作，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匠師們處理新材料和新做法的藝術才能。這些裝飾雖經後代多次修理，仍有一部分保存宋代作風。因此，除了它本身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以外，對今後埤石水泥建築的裝飾，也可給予若干啓示。茲分額枋、斗拱、天花、藻井、壁面等項介紹如後。

額枋 內部額枋上的裝飾共有六種。

第一種在額枋表面粉出微微凹下的長方塊六個，額枋表面刷土紅色，凹下部分刷白色，全體色調頗為鮮明樸素，給人很好的印象。不過白的數目，比宋營造法式彩畫作制度丹粉刷飾所載的七朱八白少兩個。但是北魏中葉開鑿的雲岡石窟中部第五洞外室東壁上部的闌額，只彫凹下的長方塊四個，此塔外壁道內的額枋則僅有兩個，塔心走道的內額又增為四個，可見白的數目，可依額枋長短，隨宜增減，八白的名稱也許指最大數字而言。此種刷飾又見雲南安寧縣元代建造的曹溪寺大殿，似乎宋元時期還相當普遍，只可惜明以後便已失傳。

第二種在額枋的上下緣各粉凸起的邊框一道，延至兩端做成如意頭，再在內部做凹下的長方塊六個。邊框和如意頭刷白色，邊框內刷土紅色，但凹下的長方塊仍為白色。

第三種用交叉的椀花代替如意頭，內部再置凹下的長方塊兩個。按宋營造法式五彩裝與碾玉裝豹脚諸圖也繪有椀花，不過此塔的椀花是浮塑性質，構圖比較簡單。顏色與前二種同。

第四種額枋表面所粉外框與椀花和上述三種相同，但框內隱起壺門一個，它的內部再塑交叉的椀花。此種壺門曾見江蘇江寧縣棲霞寺唐上元三年（公元六七六年）明徵君碑的碑側下部，和南宋紹興二十六年（公元一一五六年）杭州六和塔內部的埤製須彌座，知是唐宋間江浙一帶常用的裝飾題材。

第五種用椀花和羅紋配合，就是額枋表面沒有上下邊框，僅在兩端隱起椀花各一組，其間施微微凹下的羅紋四個，但也有額枋中段再加椀花的。

第六種也沒有邊框，只在額枋上隱起龍門一排，內部再塑交叉的槐花。

以上各種花紋雖見於宋營造法式及唐宋遺物中，但龍門的輪廓與槐花的構圖描綫，和杭州六和塔磚刻十分接近，不像建塔時遺留下來。不過是否南宋重修作品，須待證物續出，互相比較，才能決定。

斗拱 斗拱的刷飾經多次修理，有些竟全部刷白，但另外一部分還保存紅白相間或紅黑相間的方法。例如第一層剝廊上的榑斗雖都塗土紅色，但華拱與泥道拱的拱身拱端拱底等却紅白相間。就是泥道拱的拱身如塗土紅色，拱端拱底塗白色，則鄰接一朵的泥道拱拱身塗白色，拱端與拱底塗土紅色。不但拱的左右方面互掉換顏色，上下方面也是如此。又如令拱的交互斗如塗土紅色，兩側的散斗就塗白色。鄰側的令拱則交互斗塗白色，散斗塗土紅色。至於斗拱的輪廓未闌界緣道，雖與宋營造法所載不合，可是北宋初年建造的敦煌石窟第四二七窟的外廊，用綠色的斗，而元明二代重修的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內的教藏彩畫，齊心斗和散斗全部塗金，可證斗拱用單色不算特殊的例子。柱頭枋與平棊枋都塗土紅色。拱眼壁內隱起如意頭，凹下部分塗土紅色，其餘白色。

第二層迴廊上的榑斗採取紅黑相間的色彩，可是各層的拱，不問紅身黑端黑底，或為黑身紅端紅底，只是上下相鄰的拱掉換顏色，左右方面併不掉換，和第一層不同。又此層的交互斗和散斗在黑緣道內塗土紅色，而第三層的散斗則在黑緣道內塗白色。這種龐雜現象，正說明此塔經過多次修理，其中闌界緣道的斗拱刷飾數量最少，可能是年代較早的一種。

天花 此塔外壁和塔心的走道上，用疊澁與菱角牙子承托長方形天花一塊。天花內的花紋，有如意頭毬紋槐花羅紋團科五種，不過羅紋的輪廓又有方形與菱形二種，而團科的排列也有疎密不同的區別，其中較疏的一種，每隔一個團科，再加羅紋外框，所以仔細分析共有七種之多。這些花紋的色彩，疊澁和菱角牙子一般採用紅白相間的方法，但毬腳過多時，則用紅白黑三種顏色互相間雜。其中菱角牙子都塗白色，其上疊澁的底面塗土紅色，自下仰視，前者的輪廓顯得特別清楚。天花內的毬紋塗土紅色，凹下部分塗白色，很鮮明奪目。其餘凸起的槐花與羅紋都塗土紅色，地塗白色，仍是同一原則。不過較密的小團科在白地上用紅白相間的色彩，而較大的團科則地與團科用紅白掉換的方法。

藻井 塔心小室的藻井結構分三種：（一）第一層此室平面正方形，在四隅砌倚柱，柱上置榑斗，各出平面四十五度的華拱二跳，第一跳偷心，第二跳施令拱與平棊枋，構成方形井框，再在內部用疊澁做成簡單的八角形藻井。（二）

第二層此室平面改爲八角形，沒有倚柱，僅在額枋轉角處各置礎斗一個，斗上出華拱一跳，直接承托平面八角形的平棊枋與藻井。(三)第三層至第六層此室平面又改爲正方形，但因面積縮小，四角倚柱上的華拱只出一跳。至於平棊枋以內部分，僅第三層用塼疊砌，第四層用木板，第五第六兩層木板已毀。

壁面 第二層塔心西南與東北二面壁上，在倚柱與倚柱之間，隱起格子門各二扇。每扇的寬與高，約爲三與七的比例。除格子與障水版外，未施腰華版。格子與障水版的高約爲七比三，就比例言，其格子部分較清式隔扇的花心略爲增高。程與腰串都未起綫條，即營造法式所載素通混做法。上部毼紋格子周圍附有子程。毼紋與子程腰串等概塗土紅色，毼紋間凹下部分塗白色。全體形制與營造法式卷三十二桃白毼紋格眼一圖十分類似，可能是宋代遺物。

各層迴廊壁面的上下額枋之間，以及斗拱間的遮椽版，都隱起寫生花，可是枝葉構圖與外簷的寫生花如出一手，很像明代作品。唯第五層塔心壁面上，塑太湖石一塊，繞以六角形勾欄。據勾欄形制，它的年代也許較早，不過正確年代尙難決定。

此外，迴廊的倚柱與下層額枋相交處，往往飾以槭花靈門，而外壁走道內的柱頭枋和上部壁面，粉有如意頭毼紋梳花靈門等等，因構圖與前述額枋天花沒有多大差別，不再贅述。

周總理到印度亞格拉城遊覽

參觀了印度著名的古代建築

〔新華社新德里六月二十七日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印度外交部駐國會次官拉克希米·納·梅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陪同下，在二十七日上午六時乘飛機到亞格拉遊覽。周總理參觀了印度著名的古代建築泰吉·瑪哈爾陵和伊蒂瑪德——烏德——杜拉陵。

周總理在亞格拉檢閱了空軍儀仗隊，並接受了亞格拉各界市民的獻禮和獻花。周總理所到之處，沿途都有成千羣衆夾道歡迎，向周總理歡呼並投擲鮮花。周總理在中午十二時回到新德里。

